

金鲁贤文集

JINLUXIAN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鲁贤文集/金鲁贤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26-2196-5

I. 金... II. 金... III. ①金鲁贤—文集②罗马公教—文集 IV. B97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885 号

责任编辑 陆海龙 朱可宁

装帧设计 姜 明

出 版 人 张晓敏

金鲁贤文集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 插页 8 字数 581 000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196-5/B·99

(内部发行)

定价: 5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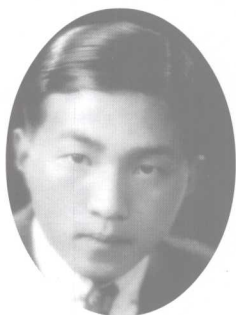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6628900 × 813



金鲁贤主教简介

生于1916年6月，上海市人，圣名类思，上海教区主教。1932年进修道院。1937年任上海徐汇中学法文教员，后在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徐汇修院教授拉丁文。1945年晋铎。1947年赴法国、英国等欧洲六国求学，获罗马额我略（格列高利）大学神学博士学位。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1951年回国后，历任徐汇总修院院长兼上海教区耶稣会会长、中国区巡阅使。1982年回沪后任佘山修道院院长。1985年被祝圣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1988年接任上海教区主教。还先后担任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引玉集》、《引玉集续集》、《引玉集再续》、《神妙的合一》、《访问杂记》、《学术演讲》。



1931 年在上海



1948 年在罗马额我略（格列高利）大学读书时留影



1950 年德国著名画家 G.Meister-Mann 给金画像，1990 年访德时站在画像下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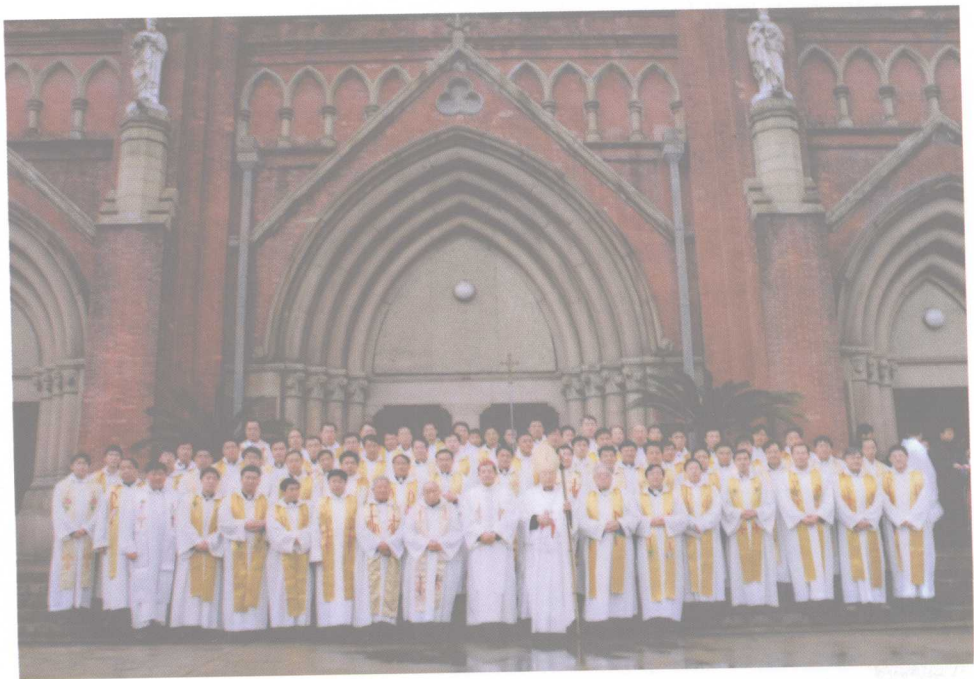


1982 年在佘山与上海神父、修女合影（左一）



1985年1月27日祝圣金鲁贤、李思德两位辅理主教礼仪结束后，主教们在大堂前合影（前排左六）

2006年主持福传年开幕弥撒



2006年在徐汇大堂与全体神父合影

1986年访问美国时，纽约大主教奥康奈耳枢机机欢迎金鲁贤辅理主教到访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与金鲁贤主教热情握手



1993年在里昂与法国科学院院士里昂大主教Decourtray枢机共祭



1993年德肋撒修女访问天主教上海教区佘山修院





199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台湾
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总主教合影



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
上海时,在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府与金鲁贤主教合影



1989 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工作座谈会代表合影（前排右七）



在北京主教座堂参与弥撒（后排右一）



1986年与马龙麟主教（左一）、李思德主教（中）在教友会议上



2005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前排中）接见上海宗教界代表时合影（前排右五）

透过上海展望未来(代序)

(编者按:《30日》月刊乃意大利前总理 Andreotti 所主编的刊物。2004年12月,该杂志的记者 Gianni Valente 通过电话采访了天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之后,他将采访的内容发表于2004年第12期上。现将该文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主教的任命问题——跟地下教会的关系——等待北京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

不久,金鲁贤主教就要90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商业蓬勃发展,财源滚滚而来,这位老主教的眼睛长久以来注视着各种分析家所认为的“中国世纪的到来”。在他久长的铎职岁月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1955年9月8日晚上他同上海的主教龚品梅(以后由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枢机主教)同时被捕,在经历了18年的监狱生活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又意想不到地看到教会的复兴。接着,1985年他被祝圣为主教,领导上海教区。现在,中国的演变对这位牧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向着现代化进军,而复苏状态中的基督徒生活,在这块神州大地上将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从远远看起来,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以后,势必要对世界造成一定的影响。他——金鲁贤主教是位好的耶稣会士,他是追随了四百年前的他的兄长利玛窦的足迹。利氏为了基督的爱的缘故,深入到另一世界里去,而且非常高兴地发现基督的圣宠是爱,他是带



着一颗火热的心走遍世界；同样，金鲁贤主教也正在上海这块热土上为教会和福音的传扬而努力。

问：主教阁下，大家都知道您长时间生病在医院里，您那时想了些什么呢？现在您的身体怎样？

答：我从2004年4月12日起直到9月16日一直住在医院里。由于我患了心肌梗塞和心率衰竭，再加上我有30年的糖尿病病史，医生们不能为我进行手术（既不能放支架又不能搭桥），我自己认为人生已经走到了终点站，我脑袋里的思想很多。人生一世尽管寿长但也只是一刹那的时间而已，我想到了我的一生一世有错误、有过失，应当向天主和我的弟兄们求宽免，但我最放在心上的是我们的政府同梵蒂冈关系的正常化。我竟然能在死亡边缘恢复到能出院，这真像是个奇迹。我不得不感谢天主，对天主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天主都照顾。在医院里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显然是天主特别地爱护了我、照顾了我。

问：上海已发展成为世界的评论家所称为的“中国世纪的象征”……

答：的确如此，上海多少会成为中国未来的象征，世界都在惊奇我们的祖国，它在各方面迅速发展。我本人认为，可以把中国比作一架待起飞的飞机，发动机已在轰轰狂鸣，发出巨大的威力，要把飞机送上蓝天，但要达到稳定地在天空中飞翔还要走一大步。现在是在准备起飞的阶段，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的未来，尤其像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那样；但另一方面，还有广大的西部地区，还有许多比较落后的地方待开发，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比如：饥饿、文盲、失业、贫困等等，据说我国还有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正如在工业化的国家里都会出现贫富失去平



衡的问题,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贫富之间失去平衡的问题亦将更加突出。

问: 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上海也是极其重要的,现在人家都在关心您的接班人的问题,您的心目中是否已有具体的人选,让年轻人来接替领导上海教区?

答: 我已经快要 90 岁的人了,身体条件又那么差,但还在领导这么大而可爱的上海教区,任命我的接班人已经成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政府、圣座都很关心,各方面已经看中了某一个人,各方面都觉得能接受他,而这位具体的人又害怕起来,怕负起这么重要的责任。我正在祈求天主,也请你们祈求圣神,使我们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问: 在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任命主教是个微妙的问题,在最近这段时间又发生过新的情况,以您看来有什么办法,既能满足政府又不损害罗马教宗的权力?

答: 我认为解决这问题的较佳方法,是以坦率耐心的精神来谋求双方的共识。我的理想是:我们教区提出一个人选后取得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同意,再经两方面同意后被祝圣为新主教。当然,被选的人应当接受这责任,我衷心祝愿上海教区能这样进行。

问: 在西方一直顽固地说在中国有两个教会:一个忠于教宗,一个忠于政府,您是怎么想的?

答: 为什么要提两个教会呢?公教会只能是一个。也许可以这么说:在至一的教会内有两个派系,一个承认梵蒂冈的权威而与中国政府有所对立;而另一个既承认梵蒂冈的权威又承认中国政府的权力。我深信,必须做到通过对话来克服矛盾,彼此合作,互相尊



重。多年以来在这个方向上已前进了几步了,但还有重要的一步需要走。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目的只能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取得。你们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不也是承认梵蒂冈的权力但并不因此同意大利的政府相对立的嘛!

问:若干年以前,您好像批评了地下教会,说他们有些过分了,您曾经强调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必须在所有人面前作证……

答:所谓的地下教会已存在 50 年了,以我看来,他们的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世界,好像他们并没意识到在这些年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他们也忽视了宗教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梵蒂冈在多方面,包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坚持 50 年以前的立场而不变,我认为对教会本身也带来负面影响。我希望,也求天主赏赐地下教会进一步了解今天的情况,睁大眼睛、打开心门、意识到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变化。

问:过去梵蒂冈在它著名的“八点”中禁止前往中国旅游的主教、神父们同中国政府承认的神父们共祭,有些人就以此对公开教会中所举行的圣祭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这“八点”有什么目的呢?现在又有人提出这“八点”来,说这“八点”还有效,这是真的吗?

答:所谓“八点”,是好久以前提出来的,今天的情况是:所谓的官方教会的主教们大部分已被教宗承认,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福传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人们不怕困难也不怕矛盾,因为在所有的国家中教会与世俗之间一直有矛盾和难处。以上海教区为例,天主教徒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1955 年以前祝圣的司铎已寥寥无几,上海教区现有 76 位神父,90%是在这 20 年里被祝圣的,且都是在佘山修院里接受了培养;其他教区的神父们情况几乎也是如此。有些教



区全部都是年轻神父,是新一代,如果没有这些年轻神父,中国教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发达。我深信,几乎所有的神父都热切地希望沟通,进一步彼此了解,并在多样化中互相尊敬。对待我们的教会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你们的杂志也应当为沟通寻找新的途径,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不同的观点。

问: 世界上都在讨论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在宗教方面所担负的作用。在中国的文化中,并没有一个有位格的神的观念,现在的现代化是完全世俗化了,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会进一步促使已很世俗化的现代化更世俗化呢? 您是中国的主教,您对此是否关心和担忧?

答: 若望福音 3: 8 说:“风随意而吹,听到它的声音,既不知它来自何方也不知它往何处去。”一切从圣神而来,人穿的服装会改变,习俗也在变,而且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变化;旧的世界正在死亡,新的力量正在兴起,用不到我们悲观;在基督徒中间,尤其是基督新教中情况正在迅速变化。只要想一想: 2003 年基督新教印刷了 250 万本圣经,而 2004 年又印刷了 350 万本圣经,且都已销售出去了,这就可证明人们都在读圣经,对圣经感兴趣,可以说,基督徒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变化。应当为他们求天主,为宣传福音的人求天主,不要发现什么问题就攻击他们,我们应当理解他们,与他们沟通,支持他们的热诚。求圣神光照新一代的司铎们,使他们知道大家都在支持他们。

问: 为了保持信仰,为了在中国为耶稣基督作证,在这个方面重要的事是什么? 是不是在中国有什么新方式,以便在向外宣讲时,更能够适合于中国基督徒的新情况和新变化?

答: 中国基督徒的新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就是要宣讲福音,



我们必须宣讲福音并活出福音。福音的中心思想是爱不是恨,是团结不是分裂,是关心弱小者与贫穷者。上海教区在今年(2005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实行爱德的精神。教会应当临在于穷人与失业者之中,为穷人服务,而不应当把精力花在批评与攻击他人上,即使他们有时也犯错误。我们必须保护、支持、捍卫在各地的地方教会的特点,包括文化、技术、神学等诸方面。以艺术思想为例,在中国看到的宗教艺术几乎都是照抄欧洲的,我们应当提倡、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在这方面的努力往往会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还很难理解中国化的努力。

问:中国的政府领导层正经历着重要的过渡时期,您对新领导有什么想法?

答:我对我们新一届的领导非常满意,对他们的思想,对他们今天重大问题的开放姿态以及作出的努力,对他们对中国贫穷阶层尤其对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农民的关怀,表示钦佩。应当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为了取得重要的进展需要时间、需要方式,我还是很乐观的,事实会证明这一点。

问:最近中国政府颁布了对宗教活动以及宗教组织新的条例,在西方认为这些条例是中国政府要对宗教事务干预,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答:这两年来我没有到北京去参加此类会议,由于我的身体条件的缘故,我只是从国内的报章杂志上,以及从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出版的《亚洲的教会》、德国出版的《中国咨询》上略知一二。我患了重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是跟不上形势了。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教会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对其结果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认证,由时间来解决问题;尤



其需要的,是要创造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气氛,外国专家们的意见不一致,我认为上述讲到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百里神父对我们更了解一点。

问: 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基督徒在面对他们的政府以及他们的法规上,采取哪一种态度比较现实呢?

答: 福音上讲:“恺撒的归恺撒,天主的归天主。”我认为大家应当尊重这个原则。

问: 政府方面有没有干预宗教的问题?

答: 有些问题,比如:计划生育的问题、台湾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问题等等还存在,我们应当用平静、坦率的态度来处理,应当通过沟通来共同面对。我总是求天主圣神在沟通的道路上光照、指引我们。

问: 在中国教会内部也存在着过渡的问题,老的一代有天主的恩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仍保持了信仰,有人说,新的年轻神父们往往比较脆弱,而且渴望富裕起来,这样下去将来会怎样?

答: 老的牧童正在消失,新一代必将取代他们,我们不能忘记在福音里也提到了:在庄园中既有良种也有不良的。在上海,老神父还剩 8 位,新神父有 68 位,老修女剩 25 位,年轻修女有将近 90 位,领导上海教区的将是这些新生力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热爱自己的牧灵工作的。现在中国也开始缺乏圣召了,所以我们应当下工夫努力照顾年轻人,给予他们宗教的培育。

问: 主教阁下,您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罗马,您对罗马有



什么感想？

答：我最后一次离开罗马是1950年，在我取得额我略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没有再回过罗马。我可以说，我的罗马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回忆：整个罗马是一个大的博物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城市了。我非常怀念我的老校长 Paolo Dezza；我也怀念我的同学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也怀念梵蒂冈第一任驻中国的宗座代表——刚恒毅枢机主教。他热爱中国，他当时是福传部的副部长，我常有机会去拜访他。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杂志《30日》，我希望通过你们向贵杂志的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也请求你们为上海教区、为她的牧者代祷。

Gianni Valente

意大利《30日》月刊记者

（原载《引玉集再续》）